

● 黄 华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

奠边情仇



DIAN BIAN QING CHOU DIAN BIAN QING CHOU

奠边情仇

黄 华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莫边情仇

黄华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灵山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7.5印张 162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册

ISBN 7-219-01448-1/I·417 定价:2.70元

内 容 简 介

一位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及其妻子在战场上相继捐躯后，他们的遗孤王越南留在越南。王越南在异国的土地上逐渐长大，并与越南师长阮朋中将的女儿阮大梅两小无猜、痴情相爱。在王越南应征入伍与恋人挥泪洒别之际，痴情少女以身相许，山野间共享天伦的销魂时分刻骨铭心、令人终身难忘……王越南因战功卓著荣升华侨营上尉营长。阮大梅在越中央党校受训后出任县委书记。抗美援朝胜利后，一双恋人久别重逢。恩爱缠绵之余，王越南发觉阮大梅受当局反华的毒害殊深，两人经争执后痛苦万分地分道扬镳了。

越军师政委黎明反华面目暴露无遗，他将坚决维护越中友谊的阮朋师长摧残致死，卑鄙地企图诱惑阮大梅，丧心病狂地迫害救命恩人王越南，命令阮大梅逮捕并审讯王越南，昔日痴情相爱的一对恋人竟成了审判官与囚徒。阮大梅的胞妹阮小梅冒死劫狱救出王越南后，双双从海上逃向中国。狂涛恶浪中的小舟上，长期暗恋着王越南的痴情少女向心上人献上纯真的爱……

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爆发后，我军全歼越军精锐之师，击毙师政委黎明。在进攻越公安屯的激战中，我军的向导王越南与越公安屯政委阮大梅狭路相逢……她倒在他的枪口下……

在我军医院里，生命垂危的阮大梅悉知越南当局反华真相后，发出追悔莫及的哀叹。然而一切都晚了：生命和爱情已不再属于她，她在昔日情人的怀里魂消香殒……

爱和恨的尖锐对立，情与仇的水火不相容，对正义和爱情的热情讴歌，对邪恶与阴谋的无情鞭挞构成了本书的主旋律。迷人的异国风光，惊心动魄的战场搏杀，优美细腻的爱情描写，使人读后不忍释手……

第一章

晌午风刮过山垛口，山腰白茅低处，走出一群脸孔瘦黑、鹑衣百结的野人似的男女。他们有的身上挂着伤，血迹斑斑，拄着拐棍移步。这是1944年的春末，直属越盟中央指挥的精锐的第九游击支队在法国远征军两个旅的围剿下，从越南的谅山向中国境内的凭祥地区转移。历经数月血战，该支队重创敌军，自己也伤亡过半。

山下，一带溪流，山洼沉寂。亚热带丛林笼罩着团团山岚，低矮茂密的灌木象一堆堆乱羊毛。十万大山连绵的峰峦充塞天空，凝滞了风的流动，山坳间异常闷热，叫人身上老是汗粘粘的。一双双穿着草鞋的脚板涉水过河，踩得溪边的水草滋滋作响。尽管还没脱离险境，但不少蓬头垢面、汗流浹背的游击战士经不住凉爽的溪水诱惑，只手将抢擎过头顶，身体蹲到水里浸泡一阵，才水淋淋地蹿起，踏上山地。

一双发肿的女人的脚抬不动了——支队军医黎华一只手护着隆起的腹部，气喘吁吁，头发给汗水弄得湿漉漉的。她疲惫不堪地坐在爬满苔藓的界碑上。

她的丈夫支队长阮朋赶紧跑过来搀扶她。

黎华焦躁地说：“真烦死人，偏偏这个时候要生孩子！”

疲乏的队员们就着树荫席地而坐歇息，啃着干粮。

支队政委黎明摘下草帽扇着风。他个子不高，方脸宽肩，深邃的眼睛炯炯有神。颧骨突兀，脸上呈古铜色。他手搭凉棚在远眺，不无焦虑地对阮朋说：“不知胡参谋长是否跟中国同志联络上了。”

这时，远处的林间响起两声唿哨。

黎明亢奋地跳起来：“中国战友接应来啦！”

阮朋回了两下唿哨。

只见先行联络的胡琛蹿出林子，扬手吆喝：

“来啦，中国同志来啦！”

粤桂纵队25团团长王康民、政治委员孙凯率领着手抢连走出桉树林。

两国战友潮涌般涌到一起，相互握手，拍肩。山谷喧闹起来。

王康民、孙凯亲热地跟阮朋、黎明拥抱成一团。

黎华挤上前跟王康民和孙凯握手。

王康民看着她煞白的脸色，诧异地问：“你不舒服？”

黎明介绍：“这是我堂妹，也是阮支队长的爱人，快要生孩子了。”

孙凯说：“我们给她找个村民家分娩。”

山村，泥坯小屋透出婴啼。

从那青石板铺砌成的村道上，走来一位长相秀美的青年妇女，她背着婴儿，手拎藤萝提篮，推开泥坯屋的栅栏门进去。

黎华怀揣着婴儿，躺靠在床，见状说：“来啦，阿芳！”

梁芳大概走累了，长吁一口气后，从提篮里取出奶粉、白糖，搁在小方桌上。

黎华感激地说：“让你们费心了，这次多亏在中国生孩子。”

“黎同志，你身子不强，又要抚养孩子，多保重啊。”梁芳坐在床沿上，关切地问：“奶水多些了吗？”

黎华按按乳房说：“这两个月接连打仗和转移，加上吃得差，常饿肚子，哪来的奶呀。能顺利生下这个不足月的妹子，我已经是心足了。”

“听讲猪脚炖薏米吃了生奶，下次我带个猪脚来。我今次是头胎，奶汁特别足。来，我帮你喂喂奶。”梁芳说完解开胸前背带，将自己的婴儿放下床，然后抱过女婴，掰开胸衣，一双几乎撑开衣纽的丰乳便蹦了出来。她将让奶水胀得鼓鼓的乳头塞进女婴的小嘴里。女婴登时滋滋有味地吸吮开了。

黎华又说了一句感谢的话，接着问道：“上次我忘了问，你干些什么工作？”

“窝囊的差事！在镇上刘家大院当厨工！干了有一个多

月啦。哼，讲得好看，什么是安在敌人心脏里的钉子呀，是队伍的耳目呀……”梁芳没好气地说。

“谁说的？”

“孩子他爹呗！”

“他在哪？”

“跟你们一样，是钻山沟，睡蔗地，吃野菜，喝坑水的绿林好汉！”梁芳噗哧一笑，将怀里的女婴捂紧些。

“他叫什么名字？”

“王康民！”

黎华欣喜地说：“原来你是王团长的爱人！”

这时，女婴吃饱了奶，脸上一双黑蝌蚪似的眼珠儿滴溜滴溜游动着。黎华将她抱过去，她的脚丫儿乱蹬，一个劲地啼哭起来。黎华拍拍女婴屁股儿，笑着说：“真是有奶便是娘呀，看来阿芳你再多喂几次，她会不认我这个娘啦，将来准是个嘴馋的家伙！”

梁芳咯咯地畅怀大笑，一会说道：“虽说是个妹丁，睇她那哭劲，日后准赛个淘气小子。可不象我这个傻头傻脑的一个劲死睡，屁也不放一个！十足的愣小子。”

两人各抱婴儿端详。女婴咿呀乱动，男婴睡眼惺忪，憨态可掬。

黎华说：“我这个呀，吵得你要命，总不得安宁。”

梁芳问：“你给她安个什么名字？”

“叫大梅。你的呢？”

“叫王南。”

护理黎华的中国女游击队员小兰端木盆进屋：“芳姐来啦！”

梁芳提醒她：“尿布别晾在屋前，这段时间敌人派出很多探子。”

小兰姑娘淘气地噘噘嘴：“我会。别忘了我是个老游击！”

梁芳手指头在小兰额上捺了一下：“我就怕你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黎华叹了一口气，说：“我想回队伍，离开老阮他们好长一段时间了，音讯全没。”

梁芳瞥她一眼：“你疯啦，总不能带着孩子打游击吧？”

“可不是，真叫人没法子。”黎华无奈地皱皱眉头。

梁芳两眼一亮，拍手叫道：“有法子！你把孩子留给我抚养，我奶水足，两个细仔都吃不完，保证饿不了她。”

黎华苦笑一下，摇摇头说：“你怎么能够带两个细仔进刘家大院？”

梁芳指手划脚地说：“活人怎么能叫尿憋死，我送大梅在镇上亲戚家里养起来。只能这样了，再说你长久住下，容易给敌人发现。就这样决定吧，黎军医。”

黎华沉思半晌，才同意梁芳的提议，点点下颔说：“好吧，我和老阮将孩子拜托你啦。阿芳，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

“我回去安排好，过两天来接孩子。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啦。”梁芳背上男婴，拎着空篮子走出去。

.....

梁芳回到小镇，只见迎面匆匆走过一队日寇和伪军。看着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敌兵，她不安地自语：“他们去哪里？总不会是去抓黎军医的吧？”

三

成队列阵的敌兵迅猛地奔跑过来，扇形包围了泥坯小屋，遂冲进篱笆院子。

小兰从窗口连发三枪，随着弹壳迸出弹仓，传来敌兵中弹的哀叫声。一敌兵的头颅骨给打碎了，另一敌兵的腹部开了个洞，一大截肠子流出来。众敌兵龟缩回去。这时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泥坯屋内，小兰边往手枪的弹仓里填满子弹，边催促黎华赶快从后窗撤离，见她仍在犹豫准备参战，便焦急地推揉她一把：“快走，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孩子想想，她是革命的后代，快走！”

黎华咬咬牙，驮上孩子用背带绑好，提着左轮驳壳枪从后窗口跳出去，跑上后山。

篱笆外，日本兵架起了歪把子机关枪，一阵猛射，打得小屋的泥坯满天乱飞，从窗口冒出一缕缕竹木燃火的黑烟。众敌兵一拥而上。

给烟火熏得受不住的小兰猝然推开门，迎着敌军一跃而上，打光了一夹子弹，三个敌兵捂着中弹处倒地。这时，小兰身上中了一梭机枪子弹，断腿象在血盆里浸过似的血淋淋，左臂同时给击断。她倒在血泊中，困难地换手拿起手枪欲射击时，几个日寇的刺刀戮中了她的胸口。她吼叫一声断气了。

敌兵打着枪跨过小兰的尸体向后山追去。

黎华驮着婴儿越跑两腿越沉重，毕竟分娩未久身子虚弱。敌兵愈来愈近，子弹撵着她飞来。她怕背后的婴儿给子弹击中，趑趄身两腿后退，这就大大减缓了速度。眼看逃不掉，她隐身灌木丛里，向敌射击，射中一敌兵。她旋又滚下沟壑，趴在地上寻敌射击。

追在前面的几个敌兵大概以为她打光了子弹，企图上前抓活的。黎华冲两敌兵的脸上一人一枪。敌兵惨叫着摇晃倒地。由于近在咫尺，敌兵的鲜血溅在她脸上，又热又腥。其余的敌兵给打傻了赶忙卧倒。

在这个时刻，黎华决心宁死不当俘虏，左轮枪的枪口抵住太阳穴，欲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正要扣动板机，忽然背后的婴儿一阵尖声啼哭。她愣住了，想到自己这一死倒是干净，但婴儿将遭敌军毒手。于是，死的意念似冰山崩塌了。她向围上来的敌兵射出余下的一弹，然后奋力掷空枪砸中一敌兵的脸，该敌捂住给砸出血的眼睛。这时，七八个敌兵对着已是俘虏的黎华，一阵拳打脚踢，嚎叫道：“打死这个越南婆！”

黎华在敌兵围上来的一瞬间，已迅速将背上的婴儿转抱在怀里，任凭狂风般的殴打，死死护着怀里的小生命……

四

刘家大院的厨房。

梁芳正在洗濯杯筷碗盏，累得满头大汗。她想着心事。昨日从黎华处回来后，她到镇上联系好人家，安排婴儿的存

放处。她准备下午再去黎华那里抱女婴回来。此际，她听到微弱的婴儿啼哭声，以为是自己背后的男婴发出的，便解背带抱过来，一瞧，男婴睡得正沉。她仄耳一听，又闻婴啼，忙步出厨房，循声来到中院，听出婴啼出自厢房。她抱紧怀中的男婴，走近上有铁条的窗口，探首望进去，她大吃一惊！

又暗又潮湿的厢房角落，遍体鳞伤的黎华趴地昏睡着。女婴在乱草堆里蹬腿哭叫，这哭叫声宛如刀子剃着梁芳的心。她揪着胸前的衣襟，焦急万分地自问：“这怎么办呀，队伍上知道这消息了吗？”

岗哨走过来撵她，吼道：“走开，有什么好看的！”

梁芳低眉垂眼，脚重如夯，慢腾腾地走回后院。

这时候，大院的管家叫住梁芳，吩咐她：“喂！给越南婆一点吃的。”

梁芳听着浑身一震，心跳得厉害，赶紧进厨房……

一会，梁芳提着饭篮，步子匆匆地走进了禁房。

黎华已苏醒过来，抱着婴儿正在发愁，见梁芳进来，脸露喜态。

梁芳端上一碗稀粥给黎华，颤着嗓音说：“快吃饭吧。”

黎华可是饿坏了，埋头喝了几大口粥才停下。婴儿又哭啼，黎华焦愁了，她根本没奶水喂孩子呀。

梁芳瞥瞥门口，动作利索地放下背上的男婴，抱过女婴，解怀给她喂奶。女婴马上止哭，厢房恢复了宁静。

黎华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岗哨转游到门口。

屋里很静，黎华喝着稀粥，怀抱男婴。梁芳背着门口坐在一旁，给女婴喂着奶。岗哨看不出这一出“掉包计”。

“快点！”岗哨催了一句，离开门口，脚步声远了些。

梁芳不慌不忙地给女婴喂足奶，这才放下她，接过黎华递过来的男婴。她跟黎华附耳低语：“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收拾好东西，驮上男婴，她走出门槛，眷眷难舍地掉头再瞧一眼，看着身陷囹圄的黎华，她的眼睛潮湿了……

雨夜。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四野的树木给狂风刮得乱舞。闪电过后，山野便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山道上，跌跌撞撞走着一个影子，跌倒在水洼上又爬起来，艰难地摸索前行，全然不顾四下乱炸的惊雷……

这夜，梁芳摸黑在雷雨中赶了三十里山路，来到毗连边界的一条村子里，找到地下党的老交通张老爹。

梁芳全身滴着雨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赶快找到队伍，一分钟都不能等了，敌人随时都会下毒手！”

张大娘一听也急了：“你就拼老命了吧，现在去找队伍！”

张老爹二话没说，戴顶竹笠，拔腿奔出去。

五

刘家大院厨房。老厨子在炒菜，喊梁芳：“上菜啦！”

梁芳端菜入大厅。厅中央，刘老汉奸和七八个日伪军官围着仿古红木八仙桌坐下，已是酒过几巡。梁芳添上几碟菜。

老汉奸问伪军官：“越南婆死活不招，怎样处置她？”
伪军官醉醺醺地说：“明早毙了，赏她一粒铁花生米呀。”

日本军官却说：“不，我要节省一粒子弹。今晚活埋，母女同穴！”

老汉奸附和：“对，这叫阎王叫她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

梁芳心惊肉跳，慌忙退出。

囚室。梁芳奉令送最后一顿吃的。

黎华听梁芳讲完，放下碗不语。

梁芳焦急万分，低声说：“张老爹去找队伍，怕来不及了。”她背着男婴，轻拍催眠。

黎华垂首寻思，半晌才说了一句：“死我不怕，只是孩子……阿芳，你有法子带她出去吗？”她说着眼里滚出一滴泪水，“苦命的囡，连见她爹一眼的机会都没有。”

“门哨很严，硬带出去恐怕不行。”梁芳瞥瞥门口，眨着眼思虑片刻，忽然小声地喊道：“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快说呀！”黎华充满希冀地问道。

梁芳一瞬间的目光显得迟钝了，动作很慢地放下背上的男婴，凝着眼神瞅着。小生命睡得很甜，胖嘟嘟的脸蛋儿，小嘴儿睡梦中也在吮吮着。梁芳痛苦地耸动一下眉峰，泪水洒在男婴脸上。

黎华迷惑不解，怔怔地看着。

梁芳放下男婴，从黎华怀里抱过女婴，放到背脊，裹背带。

黎华恍然大悟，如梦初醒，欲开口却给梁芳捂住嘴。只听梁芳说：“别叫，外面有哨兵……”

黎华泪流满面，嗫嚅道：“别这样……我会死不安心的。”

梁芳嘴角衔着苦味的浅笑：“我年青，以后还会有的。”

这苦笑更让黎华心疼，她不依地拉着梁芳的手：“我不愿意……”

梁芳迅快向门口投去一瞥，推开黎华的手：“不管怎样，你也要给老阮留下一个革命后代呀。我走了。”

梁芳站起来，抱着男婴亲吻一下，交给黎华。

黎华饮泪颤手接过，泪涟涟地目送着梁芳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牢门。

黎华怀中的男婴仍在酣睡。

外面，门岗仔细看过梁芳背上的婴儿，才放行。

梁芳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见黎华抱着男婴伫立窗口目送着她。她心里一酸，赶紧转脸走开。

六

太阳落山的时候，黎华抱着男婴被敌兵押出了刘家的大院。

大院外的草坪上，梁芳抱着女婴在一旁看着。只见男婴刚睡醒憨乎乎地眯着眼珠儿，好奇地瞅着这众多的敌兵。全然不晓即将到来的厄运。梁芳看在眼里，早已泪流满面。

黎华饱含感情地迅快瞥了梁芳一眼，昂首前行。

镇郊悬崖下，敌兵木立，脚下是已经挖好的泥坑，约有两米多深。

黎华抱着男婴站在坑边，面无惧色，望着崖壁被风刮得乱摆的山藤。这山藤好长好长，一直从崖顶垂吊下来，有拇指头粗，异常坚韧。

“时辰到！”老汉奸扯着破锣般的嗓音，对手下摆摆手，示意埋人。

几个敌兵恶狠狠地扑上前，推黎华下坑，泥土跟着埋下。

黎华是跌下坑的，这就使一直闷声不响的男婴发出哭叫声，接着飞下的泥土击中了他，他大哭。黎华爬起，迎着—铲铲泥土竭力站稳，紧紧抱着男婴。泥土继续在洒落……

老汉奸冷笑道：“可惜游击队远水救不了近火！”

话音刚落，只见从悬崖上有个人攀藤飞滑而下！

众敌兵给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呆愣了，没等看清楚来人，那人离地几米就跳下来，跟着飞来一梭子弹。老汉奸首先中弹，摇晃一下栽地。

从崖顶射下支援突击者的机枪子弹，站在坑边的敌兵倒下一片。

王康民端着二十响驳壳枪朝溃敌猛烈射击，打光了子弹后，拔出掖在背后的大砍刀，呼呼生风地舞起来，一个个敌兵的脑袋象血葫芦似的滚落在地。

崖上又滑下几位游击队员，长短枪一齐开火，加入拼杀。

余下的敌兵向山洼逃命，但给游击队的大部队截住歼灭

个干净。

歼敌后，阮朋、黎明、胡璨和孙凯，张老爹等人走向悬崖下。黎华已被救上来了，昏睡在地。

王康民抱着婴儿迎上前：“她昏过去了。孩子没事。”笑吟吟地递婴儿给阮朋，“老阮，快看看你的细仔吧，你可是第一次见宝贝儿子呀。”

阮朋拨开襁褓，只见婴儿哭乏，入眠了。他忍不住用络腮胡子脸贴着细微的小脸蛋：“我的好小子！爸爸这些日子做梦都想着你呀，你一降生就担惊受怕，将来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远处响起枪声。

一战士跑过来报告：“支队长，敌人出动援兵了。”

阮朋下令：“撤回山里！”

王康民蹲下背起仍昏迷着的黎华，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

阮朋抱着婴儿爱不释手，跟在王康民的后面，边走边瞧。

日落西峰，山岚升腾起来。风吹过时，松涛阵阵。

中越游击队宿营荒山老林。两国战友同吃一锅饭，笑语喧哗。

木棉树下，黎华仍昏睡着。阮朋忧心忡忡地坐在一旁。王康民安慰他：“她睡一觉后就没事了。”

女战士抱婴儿过来：“支队长，你的‘大少爷’真惹人喜欢，虎头虎脑的，人见人爱，真棒！”

王康民抱过婴儿：“瞧，真是个虎势势的。我爱人前些